



闯关的人们

贵阳市文化局“工厂史”编写组 編
貴州汽車制造厂“厂史”編委会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關 的 人 們

貴陽市文化局“工廠史”編寫組
貴州汽車制造廠“廠史”編委會 編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貴陽

關 关 的 人 們

贵阳市文化局“工厂史”编写组 编
贵州汽车制造厂“厂史”编委会 编

*

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路3号)

(贵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)

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/32 印张：3 字数：56,250

1963年1月第1版

1963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,101—12,120册

統一书号：10115·279
定 价：(6)二角八分 (1644)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选辑了七篇工厂史，比较生动地反映了贵州汽车制造厂解放前后的深刻变化。其中，写解放前的工人生活的三篇：“火花塞事件”揭露了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恶手段，歌颂了工人们的自发斗争；“难忘的枪疤”描写一个工人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；“黎明前后”描写工人如何与国民党军队作斗争，保存汽车，迎接解放。写解放后的先进人物的作品四篇：“黑铁匠闹革命”，“闯关的人们”和“木工张俊”三篇，记载了大跃进中的先进人物如何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群众，把冲天的革命干劲与科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创造出巨大成绩，改变了生产面貌；“陈和庆师傅二三事”通过几件小事，较为生动地勾画出了一个艰苦朴素、谦虚谨慎、爱厂如家的工人形象。

目 录

火花塞事件.....	1
难忘的枪疤.....	17
黎明前后.....	25
闖关的人们.....	36
黑铁匠闹革命.....	53
木工张俊.....	65
陈和庆师傅二三事.....	79
后記.....	89

火花塞事件

李誠木 刘运初 陈 清 王应昌等 口述

李砥中 朱 西 整理

我們貴州汽車制造厂的前身，是个破烂的汽車修理厂，建厂于抗日戰爭初期。說起那个时候的厂来，真是可怜得要命！一个豺狗經常出沒的荒坡上，搭上五間茅草房，然后挂上几块“鉄工間”、“車身間”、“引擎間”的牌子，稀稀落落摆上几部破旧机器，这就是全厂的面貌。

抗日戰爭后期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消极抗战、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，中国的領土大部淪陷于日寇的鉄蹄之下。淪陷区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难民，一股劲儿往大西南后方川、滇、黔几省迁来，于是，貴阳这座閉塞的山城人口驟然增加，畸形地熱鬧起来。由于貴阳是西南公路交通的一个枢紐，汽車修理厂成立不久，居然得到了較快的发展，在貴州工业向来非常落后的情况下，竟成了全省数一数二的大厂。一九四四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領導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抗击下，在苏联即将击败德国法西斯

的前夕，正面临着复灭的命运。就在这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，美帝国主义看中了这个机会，企图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，打着同盟国支援中国抗战的旗号，通过蒋介石这个奴才，向中国派兵遣将。贵阳也不例外，驻扎了很多美军，企业、厂矿里插进了他們的顧問，街上到处可以見到耀武揚威的美国人。这时，修理厂来了个洋不洋、土不土的厂长，名叫顧孝忠。

这家伙，中等身材，高鼻子，黄头发，說一口涩格格的中国話。刚进厂时，大家都以为他是美国人，可是瞧着他那一对細小的賊溜溜的黑眼睛，觉得又不象。几天以后，才听說他父亲是中国人，母亲是美国人。原来是个道道地地的杂种！他在美国长大，从小就接受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奴役压榨工人的一套衣鉢。抗战后期，他看出美帝国主义将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，以为自己与美国有特殊关系而有机可乘，便回到中国来。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，国民党西南战时运输局便派他来到我們厂里当厂长。

他来到厂里不久，一切都馬上变了样，他完全忘記了他还是一个中国人，竟公开地站在美帝国主义的立場，捧着美帝国主义欺騙中国人民的腔調，采取了美国资本家对待殖民地人民的一整套手段来对付我們工人，頒布一套榨取工人血汗的“管理制度”，在每天十小时的劳动中，連大小便的时间都給工人規定出来，搜身罰款公开訂为制度。至于打罵工人、禁閉工人、侮辱人格的事，簡直成了家常便飯。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，还没有当日寇的亡国

奴，就先受顧孝忠那份洋氣，於是，工人們逐漸看穿了美帝國主義的假面具：老虎戴佛珠，假充善人！

五月的一天下午，引擎車間的青工李俊民臉色鐵青，腳剛跨進車間門口，“啞啞”一下，把一個剛補好的舊牙箱摔在地上，咬着牙罵道：“操他媽，這還是人過的日子？把我們欺侮得太不象話了！”

“又出什麼事啦？小李。”老電工朱師傅放下手裡的活路，關切地問。朱師傅是個走南闖北的人，四十來歲，手藝高，見識廣，遇事愛給人幫個忙，出個主意。因此，青年工人都很敬重他，一口一個“朱師傅”，他的名字反而沒有人提起了。李俊民還是氣沖沖地說：“在這個鬼廠裡，哪天不出事才怪呢！”說着，用袖子揩了揩臉上烏黑的汗珠，喘了口氣：“剛才保修車間張保華不小心車錯了一個螺絲帽，被高鼻子看見了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上前就是一耳光。舔屁股的人事室主任王忠英趁火打劫，罰了他五塊錢，還說是從輕處理。真把大伙兒氣死了！”朱師傅一聽，聯想起自己昨天在車間吸煙，被罰了一塊錢的事，不由得心頭火冒。他看了看大家，用激昂的語氣說：“大家看，狐狸尾巴一天天露得更長了吧！高鼻子初來的時候，口號喊得怪漂亮：‘美國幫助你們抗戰，你們要聽委員長的話，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，前方後方同心協力打日本。’”說着，氣得他右手一甩：“可現在還沒有受日本人的氣，卻先託這雜種仗美國人的勢，爬在咱們頭上拉屎来啦！”

蹲在地上邊听邊擺弄着牙箱的季誠木猛地站起身來，

接着朱师傅的话说：“王忠英那坏蛋也不是他娘的好种，成天跟着顾孝忠的屁股，指手划脚，这是违反厂规，那是违反制度，顾孝忠放个屁，他也要闻出香气来。生就一副奴才相！”季诚木二十多岁，在车间里是个不爱说话的青年，但一说起话来，就很有分量。他对顾孝忠那一套奴化手段早就十分不满了。

李俊民听了他两人的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：“我真想砸了这个破饭碗！”说完，他猛地一脚，把地上的一把扳钳踢开，双手卷起袖子，好象要和谁打架似的。

屋子里的人都愤愤不平，三三两两地议论着，发着牢骚。季诚木看了大伙儿一眼，沉着地说：“砸饭碗干哪样？礼尚往来嘛，他给我们喝辣子汤，我们就不会请他穿小脚鞋？他们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抗战，实际上是想方设法榨取我们工人的血汗，发国难财！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天天给他磨菇，叫他们晓得锅儿是铁铸的！”

“对，我们不听他那一套鬼话，给他磨起干！”

“顾孝忠再打人，我们也揍他这杂种！”

“……”

车间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放下了工作，纷纷议论开了。这时，工程师吴照麟也来了。由于他有几分正义感和爱国热情，所以他和厂方的关系处得很不好，因而受到工人中间来闲聊，顺便也发洩几句牢骚话。他瘦高个子，戴副眼镜，说起话来爱甩个手，比划手势。当下，他听说这事以后，便插嘴说：“上帝既生我，岂有绝人之路？我在这里再干不下去了，准备跑重庆。”他把手向北一指，看了看

气憤憤的李俊民，接着說：“先忍註一下，到時候咱們一塊兒走吧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下班鐘响了，大伙儿气得連工具都懶得收拾。突然，王忠英这家伙气喘吁吁地跑进車間，大喊，“厂长有令，西南战时运输局刚才打来电话，馬上有車子进厂急修，明天是星期天，引擎車間的人全部上班，不得有誤！”

李俊民一听，无名火高三丈，他从水盆边轉过身来，順势一甩手，水滴濺了王忠英一脸。王忠英吃了一惊，还没有弄清是回什么事，李俊民却大搖大摆地走了。季誠木也裝做沒有听见王忠英的話似的，慢条斯理地擦干了手，笑着对朱师傅和其他几个工人說：“伙計，难得明天休息一天，喝二两酒去！”說罢，几个人簇拥着訕訕地往外走。这下子，王忠英才开始明白过来，他臉紅脖子粗地喊道：“哼！明天休息？別做梦啦！誰不来都不行，这是顧厂长的命令！”工人們一个也不答理，各自走了。王忠英麻臉照鏡子，討了一場沒趣，却又硬着头皮从后面追上来，可是，“嘟嘟嘟”几声喇叭叫，十几輛进厂待修的汽車，一下子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工人們走出厂門，电话員陈清指着汽車低声地告訴大家說：“这批車子，是准备送运输局几个头儿的家属和发来的国难財往昆明去的。”原来，运输局的头儿們老謀深算，怕抗战时局变化，准备把家属和私产先送走，再坐待时机。大家明白了，要是日本人真的打来了，倒楣的还不是我們工人？！李俊民掉过头来，对着汽車“呸”了一

声，和大伙儿一起往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二

第二天，厂房里冷冷清清的，只有传达室的工友王应昌坐在传达室门口。九点多钟，他看见王忠英一副过足了鸦片烟瘾的样子，低着头，慢慢地走进厂里。他一直走到引擎车间门口，一探头，发现屋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回过头来，脸色大变，恶狠狠地问王应昌：“引擎车间的人一个也没有来？”

“没有。今天休息嘛。”王应昌回答。

“好呀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！你们给老子捣鬼，老子要你们滑泥鳅逃不出拦河网！”王忠英的叫骂声象头老母牛似的从鼻子里哼出来。说罢，鬼鬼祟祟地往顾孝忠的私宅摸去，象怕人看见似的。王应昌见他那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就象哪个挖了他的祖坟，心里担忧着。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

自从顾孝忠进厂以后，他的一套规章制度，整得工人们叫苦不迭。于是，工人中间流行了这样一句口头语：高鼻子进厂，大伙儿喊天！其实，那年头，哪里有什么天理，他顾孝忠一句话就是王法，要打就打，要罚就罚，要开除就开除，就是大白天喊一声天黑，还不是家家都要关门？加上那狗腿王忠英捧住高鼻子的屁股舔油，狐假虎威，工人们的日子越更难熬了。再说，抗战时局又不知怎么变化，人心惶惶，大家就给他来个磨洋工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叫他高鼻子从工人们身上榨不到油吃，只讨得到辣子汤

喝。有些被高鼻子打罵過的人、被罰過款的人更是大着胆子，等他下車間巡察的時候，故意裝做不小心，不是弄機器砸他的腳，就是用电火烧破他的衣服。有一回，有几个工人被顧孝忠整得实在寒心了，就偷偷地把他的汽車前輪的螺絲車松，要不是發現得早，在下馬王廟那个陡坡時，定要了他那条洋命！事後，大伙儿护着他們，顧孝忠怎么也查不出来是誰干的。高鼻子是受過訓練的美国貨，他早就从許多迹象中感到不祥，总想伺机迫害一些工人。无奈時局紧张，運輸繁忙，厂里任务很重，沒有拿住恰当的把柄，不好隨便发作，真是狗咬刺猬，无从下嘴了。恰好这时发生了引擎車間抗拒加班加点的事，他听了王忠英的汇报以后，便决定立即下手迫害領头者，以杀一儆百。当下，他們商定，叫人把进厂待修的十几部汽車的火花塞卸掉，然后以偷盜火花塞、破坏運輸、破坏抗战的罪名逮捕李俊民、季誠木等人。

当天下午，李俊民、季誠木、刘运初等几个人正坐在房門口摆龙門陣，忽然，一輛黑壳綠頂棚的中型吉普車开来，突地在他們身边停下。一个人事干事帶着两个警卫从車上跳下来，皮笑肉不笑地对他們三人說：“厂里有急事請你們去商談。”李俊民他們連考虑是回什么事都来不及，就被警卫推上汽車，向厂里警卫室开去。

就这样，这輛中型吉普車在工人們聚居的新街、二桥、黄金路等地橫冲直撞，一共抓了九个人，工程师吳照麟也进了警卫室。只有朱师傅那天下午因事进城去了，才沒有遭殃。

三

晚上十点钟左右，李俊民第一个被带进警卫室旁的一間小屋子里。屋子里摆设很简单，一张三抽桌，几张木椅子。三抽桌上摆着一架电话机，电线拖在地上。誰也想不到，这间平常是办公模样的屋子，现在突然变成了閻罗殿。王忠英阴险地坐在椅上，一脸横肉的警卫班长崔长明杀气腾腾地站在他身边。李俊民知道抓人、打人是崔长明这家伙的拿手戏，心里盘算着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没有犯法，看你们把我怎么办！崔长明向王忠英使了个眼色，王忠英点点头，让李俊民坐下，然后似笑非笑地说：

“李俊民，你们这回可做得太不讲情面了。蒋委员长有令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一切为了打抗战。厂里修的汽車，全是支援打抗战用的，任务急了，加班加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可是你们……”李俊民没等他再说下去，“啪”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声说：“你们别再假借抗战的名义来欺骗我们了！”王忠英挨了当头一棒，仍不死心，厚着脸皮继续说：“欺骗？何以见得呢？难道进厂待修的车子不是战时运输局的吗？难道战时运输局不是支援打抗战的机关吗？……”李俊民是个火炮脾气，他不让王忠英继续说下去，便一针见血地反问道：“不用耍花招！我问你，这些车子是运抗战物资上前线的，还是送大官老爷们的太太小姐溜昆明的？挂羊头卖狗肉！”

王忠英脸色骤变，他没有料到李俊民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机密，恼羞成怒，撕下脸皮对李俊民吼道，“给你说正

經的你不听，籬篁裝狗，不識抬举！抗拒加班，偷盜火花塞，破坏軍事运输，破坏抗战，不服从蔣委員长的命令，你簡直要造反了！”

“誰偷盜火花塞？你別血口噴人！”李俊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会給他加上这个“莫須有”的罪名，气得渾身发抖。

王忠英做賊心虛，李俊民的倔強态度使他无可奈何，只得向崔长明示意，拿出特务手段来。崔长明喊进来两个警卫，用布塞住了李俊民的嘴，用繩子把他捆在椅子上，两根电话綫纏住他的两个大拇指，然后拿着电话机的搖柄使劲地搖了起来。电流刹时传遍了李俊民全身，就象千万顆鋼針扎在心上，他一会儿就不省人事了。残酷的电刑并没有使李俊民这个硬汉子屈服。他苏醒过来，王忠英又逼着他承認偷盜了火花塞，李俊民不仅不承認，还給了他一頓臭罵。王忠英理屈詞穷，被罵得狗血淋头，开不起腔，气得他亲自抓过电话机搖柄，拼命地搖起来。李俊民复又昏了过去。

王忠英从李俊民身上什么也沒有得到，只得把癱瘓了的李俊民押回警卫室，換季誠木上来审讯。誰知季誠木机智沉着，对于厂方捏造的火花塞事件，他并不象李俊民那样破口大罵，而是有条有理、有根有据地进行反駁。他說：

“王主任，待修的汽車是我們下了班离开車間以后才进厂的，第二天是星期天，众所周知，我們沒有听从厂长的命令进厂加班，試問，我們能用什么时间去偷盜火花塞呢？”

“誰叫你們不服從命令加班？”王忠英沖口說出這句話，見季誠木那逼人的眼光盯住他一亮，立即察覺自己說走了嘴，忙改口道：“龍有龍的窩，蛇有蛇的路，哪個曉得你們這伙人是混進廠偷的還是里應外合拐帶的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季誠木冷笑起來，“請問王主任，廠方規定，工人上班下班都要被搜身檢查，夜晚警衛四處巡邏，門禁森嚴，試問，除了你們自己以外，誰能進廠一步？又怎么能偷盜火花塞？看來，正是因為我們沒有服從廠方不合理的加班命令，才蓄意捏造火花塞事件來迫害我們工人！”

季誠木的話，一個字象一顆子彈，準確地射中王忠英的要害，駁得他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來。接着，季誠木趁勢指出好些廠方迫害工人的事實，弄得王忠英臉紅一陣白一陣，下不了台。他腦袋擺得象個巴郎鼓似地喊着：“你還強辯，你還強辯……”

“不！不是強辯！你們非法逮捕工人，私設法庭，應該立即改過，釋放被捕工人，賠禮道歉，并向全廠工人公開承認錯誤。否則，我們要控訴你們，向貴陽市全市職工揭露你們的丑惡面目！”

听了這話，王忠英吓了一大跳，直覺得黃鼠狼沒逮住，反倒落了一屁股騷氣。他萬料不到季誠木竟如此厲害，只得陪笑道：“老季，常言說得好，在人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，你還是想想你的後路吧！樹大招風，年輕人，不要感情用事，過於冒失了！”

“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！山大擋風，我怕什麼！”

季誠木再也忍不住了。

“季誠木，你不要油炒四季豆，不进油盐。吃人三餐也要还人一席呢！”王忠英沉下脸来，轉身对崔长明示意說：“我少陪了，还是請崔班长好好招待招待吧！”王忠英走出去了，季誠木象李俊民一样，被几个警卫捆在椅上电刑拷問。

夜，已經很深了。王忠英象一只斗敗的公鷄，低垂着脑袋，无力地拖着两腿向厂长室走去。

四

被捕的九个人一一受到非法审讯后，都关在禁閉室里。室里黑漆漆的沒有电灯。他們有的坐着，有的躺在草垫上。厂外的路灯光穿窗射进来，隱隱可以辨出，他們全是一张张横眉怒目的面孔，有的在罵着，有的在議論对策。

工程师吳照麟坐在草垫上，背靠着牆壁。他被非法审讯以后，一直默默地坐着，沉思着，不說一句話。这时，不知是誰“砰”地一脚踢在板壁上，响声才把他惊得抬起头来，他扶了扶审讯时被整歪了腿的眼鏡，突然狂喊起来：“我要控訴！我要向法院控訴！控訴他們非法捕人，秘密审讯……唉！岂有此理！”

大家都吃惊地看着他。

“对，我們要控訴，”李俊民觉得吳工程师的話正好表达了他的意思，“我們决不能让这批坏蛋横行霸道！”

“吳工程师，你快写个状子，我們大家签名。”

大家都同意联名控告，只有季誠木从草垫上站起来，語气沉着地說：“伙計們，我們應該控訴，可是我們決不能向法院控訴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大伙儿不禁驚訝起来。

“俗話說得好，衙門八字开，有理无錢莫进来，法院不是我們的呀！”季誠木說到这里，轉臉詢問吳工程師道：“你說是不是？”

一句話提醒了大家，大家覺得季誠木平常愛讀一些进步書籍，他的見識畢竟要深刻一些。李俊民不等吳工程師发表意見，就一拍大腿說：“当真，法院那些家伙也不是好东西！上回厂里的廚師刘老大，无故被运输处长余璜的小舅子小蜈蚣开枪打死，告到法院去，他們碍着小蜈蚣是国民党部队十九兵团司令何紹周的亲信，还不是置之不理！簡直和王忠英是一个娘养的！”

“那我們向誰控訴？”有人問道。

“向大伙儿，向全厂的工友，向全市的工友，只有他們才是我們的自己人！”季誠木說着，打开一个紙烟盒，用一枝鉛笔在上面写了起来。

吳工程師沉思了一会儿，仍然认为司法独立，对于厂方这种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，国民党不会完全不管。因此，他以个人的名义向省高等法院写了个状子。

五

紙是包不住火的！就在李俊民、季誠木他們被抓去的当天晚上，知道这件事的工人們就紛紛議論开来，